

传道授业 默默耕耘

——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张隆栋

（摘自《新闻爱好者》1992年第12期 作者：马云鹏）

初识张隆栋教授，是在1990年大学二年级上《大众传播学》课的时候。这是一门具有多科性起源，几种学科相交叉的新学科，牵涉的问题比较多，不大容易抓住要点。张先生在讲课中尽力将传播学理论结合中国实际，并经常提问，提高同学的注意力和兴趣。同学都被讲授吸引住，一上午三小时的课，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度过。

今秋，在王府井附近一幢老式楼房的顶层，我如约叩开张先生的家门。这是一套极为普通的房子，三居室，一间卧室，一间客厅，再有一间，即是他的书房。

我们在书房里坐下。环顾四壁，一溜儿排着大小不一的书架。书架上或堆或放的全是中、外文的书籍。张先生的书桌在面南的窗下，报纸、书本、稿纸杂然而陈，桌前的一把靠背椅，椅背已不知去向，代之的是一块手缝的帆布块。我默默无声，心中却充满惊奇：做了一辈子教授的张先生，书房竟是如此简朴？！

张先生是湖北人，与十月革命同龄，今年已是75岁的高龄。由于父亲是铁路职工，张先生的童年少年一直飘荡不定，由湖北而河南直到北京。先生的小学和初中，就是在这种居留无定的生活中度过。高中时代，张先生在当时著名的北京育英中学就读，1936年毕业后，又被保送至燕京大学政治系。回忆这段时光，张先生感慨万千，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使他亲眼目睹了兵荒马乱年代百姓的疾苦，这是促使他日后步入新闻界的一个主要原因：要为苦难的百姓呐

喊。

1940年，张先生大学毕业，在重庆度过6年时光。其间尝过失业的滋味，做过公务员，在重庆大学执过教，在当时的《国民公报》作过兼任编辑。1946年，抗战胜利后，张先生回到北方，约同燕京校友，在天津创办《新星报》，担任总编辑。1948年秋季，先生重回燕京大学执教，并担任新闻系代主任。以后的44年，先生就一直在燕京、北大和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。

往事如烟。张先生缓缓讲完，默然半晌，似乎还沉浸在故人旧事中。

在新闻教学的岗位上一呆44年，张先生勤勤恳恳，默默耕耘。张先生的课极富特色，同学们反映：听先生的课，堪称一种享受。他主张，大学教学，应该讲授、讨论和辅导三结合。每回上课，张先生臂下必夹一大堆挂图和各种报刊资料走进教室。讲授过程中，他不断地提问使课堂气氛紧张起来，然后，又用幽默的语言调剂学生的上课心理。一张一弛，恰到好处，同学们往往听得兴趣盎然。

给我们讲《大众传播学》时，张先生已是73岁的高龄。每周有课的日子，他凌晨四五时就起床备课。为了增强我们独立学习能力，课全部讲完后，他又挤时间给我们加讲了《船与桥——学习毛泽东治学方法的体会》和《如何写论文》两个专题。记得讲《如何写论文》的专题时，已是年终岁尾，临时找来的教室没有暖气。屋外寒风呼啸，我们坐在座位上瑟瑟缩缩。听完课，一路飞奔跑回温暖如春的宿舍。蓦然回头，只见张先生骑着自行车迎着风回家去。

对于学生，张先生常常寄予厚望，他甚至提出韩愈的一句名言——学生不必不如师，来鼓舞激励学生上进。对于培养记者，张先生还提出了他认为记者应有“三度”的概念，即思想的深度、调查研究的深度和知识面的广度，他指出，“记者三度”应是培养记者的长期目标。

在教学上严厉，在平时，张先生和学生们的关系却是极融洽的。讲述中，谈起过去的学生，他总是要在前面冠以“我的朋友”的称谓。今年上半年，我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实习，一日，同在报社实习的一位同学跑来：“张先生下午要来和我们共进工作餐。”我听后大奇。晚饭时，果见张先生提着一个小黑包悠然而来。到食堂，他打开包，拿出饭盒，里面已有准备好的饭食在。他边吃边和我们聊实习的感受，询问有无不适应之处，又鼓励我们要努力工作，多学习。张先生的胞妹在台湾。今年5月，他和师母到台湾探亲一月，返校后，为新闻系师生作了一场题为“台湾行——从媒体里的台湾到我看台湾”的报告。在台湾，张先生参观了《联合报》。张先生对台湾报纸信息广、时效快表示赞赏。台湾王洪钧、潘家庆等10教授1989年9月曾访问人民大学新闻系，张先生这次到台北回访了10位教授，并去参观“国立政治大学”新闻传播学院。张先生在与台湾新闻教授的座谈中说：“我过去了解的台湾是‘媒体台湾’，这次亲眼看到台湾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，对于一些问题也有了清楚一些的认识。我想，同样台湾民众所了解的大陆，大多也是‘媒体大陆’，免不了有些片面的认识。两岸人民应该多交往，这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了解。”

张先生认为“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，应该积极增进相互了解和推动社会进步。”他还说“我去台湾受到的最大教育，就是台湾同胞的拳拳爱国心，台湾与大陆合则两美，分则俱伤。廿一世纪将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世纪，两岸人民完全可以捐弃成见形成共识。对于祖国的和平统一，民族的繁荣富强，全体中国人要有共同的信心和目标。”

张先生1988年就已退休，仍到校授课，为新闻系的研究生们讲授《中外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研究》课和《西方报纸的新闻手段》专题。此外，还要集中精力主编文科教材《外国新闻事业史》。

1991年元旦，张先生曾赋杂诗四首，回赠学生的“谢师片”。其中之一是：

人生易老七十三，

新闻教学卅二年。

传道授业怡然乐，

胼胝耕耘苦亦甜。

这可谓是张先生如今最真实的一张自画像。